

第九十五章 坑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便在杭州西湖邊，時近天暮，湖光山色盡融入金光之中，說不出的美麗。在這片暮光之中，單身一人的範閑來到了湖畔一座山丘之上，看著那個手持青幡的年輕人，偏頭說道：“聽說你最近在杭州城裏算命，很是得到了一些大家小姐的青睞？”

手持青幡的年輕人，自然便是東夷城四顧劍的關門弟子，那位幫助範閑殺了燕慎獨的九品高手。關於這個人的存在，以及之後對於自己的幫助，範閑一直覺得有些荒謬，就像是前世聽說過的那些先鋒戲劇，讓人怎麼品咂，都覺得嘴裏有股異味兒。

四顧劍那白癡雖然看似想的分明，但實際上範閑總覺得這事兒太胡鬧了，雖則天下沒有幾個人知道王十三郎和四顧劍之間的關係，可若範閑翻臉不認帳，四顧劍怎麼向長公主或者說燕小乙那邊交代？

王十三郎的臉朝著西湖的方向，淡淡的金光映著他英俊的麵龐，鍍上了一層令人覺著心怡的光芒，極其溫和。

“現如今，整個江南都知道我是大人您私屬的高手。”年輕人和藹笑著說道：“自然那些官員們也會給我幾分薄麵，這算命的生意。當然差不到哪裏去。”

湖麵上一陣輕風拂來，沿著山丘下地青樹往上，隻略略帶動了十三郎手中那麵青幡的一角，卻恰好露出了鐵相二字。

經歷了招商錢莊侵占明家股子的風波，當時曾在明園的人，都已經猜到。這位站在招商錢莊掌櫃身後的年輕人，一定是小範大人用來監視錢莊的高手。

欽差大人地心腹，自然在江南一帶混的風生水起。

“好在你沒有禍害良家姑娘的習慣。”範閑笑了笑，站到了他的身邊，偏首望了他一眼。心裏泛起一股複雜的情緒。

湖畔青丘，湖麵反金光。光潤臉龐。這一幕景象，讓範閑不由想到了很多年之前。在澹州地懸崖上，世間最親近的那個男子，似乎也是被一團明亮包圍著。

那個蒙著一塊黑布地男子，似乎在對某個地方告別，那十三郎呢？範閑下意識裏搖搖頭，不明白自己為什麼總習慣將這位仁兄與那位瞎子叔聯係在一起。

他很想念五竹。尤其是在江南這麼安穩地狀況下，他不知道五竹叔的傷究竟養好了沒有。就連陳萍萍也不知道五竹究竟躲在什麼地方養傷。

而什麼樣地傷勢居然要養一年多？

範閑的眉頭皺了起來。

王十三郎好奇地看了他一眼。問道：“範大人，你有心事？”

“是的。”範閑沒有猶豫。直接說道：“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幫忙。”

“什麼事情？”

“我朝太子正在往南詔方向走，這一路上毒霧瀰漫，道路艱險。我有些擔心他的身體。”範閑麵色平靜說道。

王十三郎眉頭微皺。呼吸略微沉重了一些，思忖許久後緩緩說道：“禁軍，監察院加慶國虎衛，這種防守何其嚴密，就算我死了，我也不見得能近他的身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：“你誤會我的意思了。”

王十三郎看著他。一言不發。

“替我帶解毒丸子給他。”範閑微微低頭。似乎是在躲避湖麵上越來越濃地金光，“替我暗中保護他，確保這一路上他的安全。”

王十三郎地眉頭皺地更緊，完全不明白範閑為什麼忽然間會拋出這個任務，遲疑少許後。他輕聲說道：“為什麼？以我對慶國京都局勢的了解，長公主被幽禁，太子明顯也要失勢，慶國皇帝之下，再無與你抗衡之人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不知道該怎樣解釋，於是幹脆沒有解釋。

“京都到底出了什麼事？”王十三郎像個孩子一樣好奇問道：“這事兒不會和您有關係吧？”

他下意識裏用了您這個尊稱。但範閑卻是呸了一口，沒好氣說道：“我在江南，手再長也伸到京都去。”

王十三郎想了想，認可了他這個解釋，撓了撓頭後說道：“可是...太子一路南下，看來貴國陛下似乎有什麼想法，範大人你要我去保護他，莫不是猜到了什麼？可是如果我猜地是對的...您這樣，豈不是與貴國陛下作對？如今的我，早已成了眾人皆知地秘密，這樣明著與貴國陛下作對，大人難道不擔心？”

“免了，別瞎猜了。”範閑歎了口氣，“這事和陛下無關，純粹是婉兒來信地要求，我畢竟假假也是半個皇族子弟，總要付出一些。”

王十三郎笑了笑，明知他說的是假話，卻也不揭破。

範閑皺著眉頭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別笑的跟兔爺似的，此時看來，你也不是個蠢貨...”

王十三郎攤手說道：“我什麼時候蠢過？”

“殺小箭兄的時候。”此時的範閑，早已從十三郎地嘴中，得知了當時夜襲元台大營時地具體過程，知道十三郎當日的勇猛，發過無數聲感歎，此時又再次重複了一遍，“猛士...很容易死的。”

王十三郎自嘲笑道：“我大概隻習慣這樣的對戰方式。”

不知怎的，範閑忽然想到了林青霞演地猛將兄，很荒謬地自己笑了起來，然後在王十三郎茫然的眼光中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你師傅讓你跟著我，想必是為了很多年以後的事情...既然如此，還是惜些命吧...南詔那一線上。你暗中跟著就好，能不出手當然最佳。”

他沉默了片刻後說道：“我不是要脅你，隻是明家如今已經在我手中，內庫行東路地權力也都在我手中，你應該清楚這兩個月裏，我與令師合作的不錯。所以請幫我這個小忙。”

...

看著那麵青幡消失在了湖畔的金柳裏，範閑沉默了下來，蹲了下來，一屁股坐到了青丘上。看著美麗的西湖和那並不存在，從來沒有存在過的斷橋發呆。

如果知曉內情的王啟年知道他這個安排。一定會嚇的半死，以為他患了失心瘋。然而範閑清楚。自己沒有瘋，以前要將太子打下來，是因為太子如果繼位後，自己就沒有好日子過。

而此時要保住太子的小命，卻是要給慶國皇帝製造麻煩因為一旦長公主和太子完全隔屁後，他與皇帝之間再沒有任何緩衝，削權是馬上就要到來的事情。而範閑更擔心的是陳萍萍和範建地安全。

範閑心裏清楚。慶國皇帝是一個極要名聲的人，從這次皇宮事變中便可以觀察地極為充分。一件皇族醜聞，皇帝為了遮掩此事，不惜殺了宮中數百人。還將一直壓在案下許久的東海屠島事，出賣言冰雲地細則都拋了出來。

如此一來，長公主的垮台便有了很實在的理由，可皇帝要繞這麼多彎子，說明他不想自己的名聲受絲毫損害，這不是皇族的醜聞，這是長公主的醜聞，如此而已。

而對於太子的安排也說明了這點，皇帝想必很頭痛於怎樣廢儲，他不願意扇自己地耳光，太子最近這兩年表現地如此純良安份，皇帝能找到什麼借口？

南詔行中，肯定會發生許多事情，而範閑派王十三郎這個變數過去，便是要將那些事情消化一部分。

範閑沒有愚蠢到重新將太子保起來，他隻是想給皇帝製造一些小麻煩，讓皇帝不要那麼早就注意到自己，注意到

招商錢莊，對自己身後那兩位老人家動心思。

他思念五竹叔，他清楚，在慶國這個世界上，有許多他關心的人，為了這些人，他必須停留在此。如果僅僅隻是範閑自己，他真地什麼也不怕也不擔心，縱使和皇帝老子決裂，他也可以很囂張，很裝B地對著皇城上豎中指。

在二皇子和很多聰明人的眼中，範閑身邊的一切其實都是些紙麵上地力量，根本不堪一擊。他自己也清楚，這個世界的子民，對於皇權都有一種天生的膜拜，不要說監察院，就連他的啟年小組，遠在京都坐鎮院中的小言公子，或許都會因為一道旨意，而站在自己的對立麵。

然而就算他身邊的一切，全部被皇帝一道旨意奪走，他也不會害怕，不會被老二言中。

因為他有一顆停頓了很久的現代人的心髒，對於皇權這種東西，他向來沒有絲毫敬畏，因為他有與七葉互相參討，整理出一份內庫工藝流程的能力，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擅於殺人的九品高手。

他還有箱子，有419的皇帝姘頭，有五繡叔。

範閑沉默地坐在西湖邊的青丘上，眯眼看著遠方的紅紅暮雲，心裏想著，如果有一天自己被逼著對那座皇城豎中指，那該是一個怎樣壯觀的場景啊！

慶國乃當世第一強國，長公主李雲睿在過去這十數年裏，隱藏在慶國皇帝的身後，做了許多的事情，暗中陰了另外兩方大勢力無數好處，比如借口北齊與東夷城刺客謀殺範侍郎私生子一事，再啟戰釁，奪了北齊大片疆土，比如反手將言冰雲賣與北齊，換得肖恩北歸，卻擾得北齊朝廷一陣大亂，帝後兩黨衝突再起。

但很奇妙的是，長公主與北齊皇太後、東夷城四顧劍之間，一直還保持著一種良好的關係，甚至關於內庫方麵，還有很多合作。

也不知道那些異國的人們究竟是怎樣想的。

但不管怎樣想，長公主的忽然被幽禁，給天下許多地方都帶來了劇烈的震撼，讓許多人開始想些有的沒的事情，比如範閑開始將自己的戰略重心轉到了那位天子身上。

而在北齊與東夷城兩地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們，自然也會給出自己的判斷。

東夷城裏的那位大宗師，將他最得意的關門弟子派到了範閑身邊，卻不知道這位關門弟子又被範閑派去當保鏢了。當然，他現在也並沒有關心這個，他隻是在關心長公主被幽禁的事情。

春意濃，春意濃，地處海畔的東夷城卻滿是鹹濕的味道，海上的暖流風勢常年這般輕柔地吹拂著，所以城中的人們並沒有對這股春意有太多的感恩。

東夷城的正中間，是城主的府邸，占地極為寬廣，城主負責統領城中的一應具體商務，這座以商業繁盛的大城，所謂政務，其實也便是商務，治安之類的問題極少出現，因為沒有什麼江洋大盜敢在全天下九品高手最多的地方出手。

除了當年還年青的王啟年。

所有人都知道，真正指引著東夷城前行方向，決定東夷城存亡的地方，並不在城主府，而是在城外那連綿一片的草廬之中。

草廬繞成了一個凹字形，而很怪異的是，開口並沒有對著大路，相反卻是在靠著後方大山處。如果有人想進這片草廬，便需要繞到山後，沿山路而下。

相傳，這是四顧劍考較來訪者的最簡單方法。

在凹字型草廬的正中間，是一個大坑，坑中堆滿了曾經前來挑戰四顧劍，請教四顧劍的高手們留下的劍枝，如亂林一般，向天刺著。

初出廬的大宗師，不是那麼好當的。

好在這種挑戰的風潮在那個大坑漸滿之後，終於結束了，沒有人會傻到再去挑戰四顧劍，至於那些真有那麼傻的...已經死在了草廬裏。

這便是天下習武者崇拜景仰念念不忘心向往之的聖地...劍廬。

也有人稱其為劍塚。

很美，很有境界的名字。

然而四顧劍卻隻會用一個名字形容自己居所旁的聖地劍坑。

“這就是一個坑。”草廬之中傳出一道嘲諷的聲音，聲音的主人似乎很年輕：“慶國皇帝那個王八蛋，還有李雲睿那個瘋婆子，真當我是個白癡？”

而在草廬外，赫赫有名的一代劍術大家雲之瀾老老實實地跪在石階下，聆聽著這個有些年輕的聲音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